

一句话成了“传家宝”

■孙振者

连主官工作会议上，廖营长把比赛的事儿一说，结果各连主官面面相觑：“没有人才啊！”

“乒乓球作为国球，偌大一个营，竟然挑不出选手。”大家正纷纷感叹时，廖营长斩钉截铁地说：“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最好，机枪连出人参加吧！”

“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最好？”谢指导员的头一下子大了。这话从何说起啊？营长的话有何依据？难道就因为那次“画地为桌”的打球？那可是官兵们自娱自乐的游戏啊！

一说要打球，大家开心得摩拳擦掌，一听说要比赛，大家一下子不笑了。好在还有几个士官报了名，谢指导员在“愁云惨淡”中有了丝丝安慰。虽然报名的这几位水平都不敢恭维，但好歹是冲锋的姿态。

“虽说给任务就是给荣誉，但是完成不好就成了烫手的山芋，很可能会影响后续工作，甚至很久翻不了身。营长的话又没有商量的余地。得！赶着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也得干。”谢指导员在心里琢磨着。

既然报了名，赛前就得练。连长到处“搜刮”教学视频，兼职干起了球队教练。不敢奢望一起步就能问鼎冠军，至少在比赛中面子上好看吧，别被人家打个“大零蛋”！

谢指导员负责游走各营，刺探“军”情，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一探究究竟后，谢指导员回来，一阵得意地笑着说：“我看大家都是‘江湖野路子’！我们还怕啥？”全连听了，士气大振。

完成战略上的藐视后，谢指导员和

连长召集选手们开会，强调要在战术上重视对手。“‘野路子’水平也有高低，江湖派也有‘老江湖’，毕竟咱们还是初入球坛的‘小白’！”

一段时间的突击训练后，选手们虽然不能自如地搏杀，但接球能力有了一定进步。连长关注选手们的技术木水平，什么“田忌赛马”啊，什么“避实就虚”啊……谢指导员则致力于营造积极的场外因素，讲清此战事关重大的道理，动员全连共进退。

比赛说来就来。其他营的选手都很奇怪：这场比赛既没有大领导参观，也没有优厚奖品，自己的啦啦队过来也是“例行公事”，可三营机枪连全连官兵都过来加油助威！

比赛结果也很奇怪。赛前最不被看好、水平公认最弱的三营竟然赢了！这结果，谁也没想到。

“三营机枪连的啦啦队瞎咋呼，害我们老失误！”“打球只会防守，再来一局我肯定赢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倾听这些不服气的声音，怎么听都不为所动。不知道是高估了其他队伍的水平，还是战术发挥了妙用，又或是幸运女神特别眷顾，总之，机枪连赢了！

廖营长得讯后开心地大笑：“这也行！我没瞎说吧，你们连乒乓球一向打得好！”谢指导员则谦虚地汇报：“这真的是运气好，再来一次我们肯定输！”

其他营的人见了廖营长也纷纷祝贺。廖营长则摆出一副高姿态：“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最好！”

廖营长的这句话像长了翅膀一样

地传开了，乒乓球也成了连队的另一个标签。

三营机枪连素有“行军模范连”的称号，拉练行军中是当之无愧的“尖刀连”。别的连队演练行军一次，他们就演练五六次，目的就是要拉大优势，保住“行军模范连”的名头。以前拉练时，大家会想到“行军模范连”；现在，一说乒乓球，大家也自然想到三营机枪连。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在那次比赛过后，全连士气高涨，突然形成了一种闲暇时练习乒乓球的风气自觉。渐渐地，连队的课外活动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乒乓球，另一类是其他活动。听说那次比赛选手之一的刘立，休假时还专门请教练、报了班……

一茬一茬的官兵都在练习。连队终于培养出了几个像样的球员，腰杆更硬气了，大门敞开，欢迎挑战者随时来战。一届一届的比赛都能拿下。奖状已有不少，废旧球拍也堆了一堆。新兵到来后，有兴趣者便从这一堆旧球拍中挑出称手的，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听老兵们讲述“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传统……

这一次，新训带兵骨干刘立、颜江智商量过了：新兵下连时，侦察连会优先挑兵，个子大的兵被挑走不要紧，会打乒乓球的兵咱们可得“捂紧”了。

不管从“画地为桌”到“破烂球拍留存”如何演变，也不管“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是否为戏言。总之，我在这支连队里确实寻到了宝：那就是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力量，叫做“崇尚荣誉”。

相比北方地区蛇的温和友好，南方地区的蛇则更多一些警惕和敌意。它们不仅数量众多，且以毒蛇居多，但随着处置经验的积累，我们的防蛇技能也逐渐炉火纯青。

今年五月，我们奔赴深山开展合成演练，一次夜间部署地域转换结束后，通信营上士付文立疲惫地在猛士车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感到脖子上有凉凉

津津乐道

对于经常赴野外驻训的官兵来说，如何防蛇算是野外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驻训地除了大漠戈壁，多是深山密林，加之山区潮湿多雨，正是蛇虫生活的“天堂”。每次驻训，单位都会组织官兵进行防蛇知识学习，卫生队也配发雄黄、驱蛇粉、捕蛇夹。但即便是想方设法地防，偏远的野外环境里，蛇与官兵们仍然是如影随形。久而久之，我们都练就一身防蛇“神技”，甚至与蛇心照不宣地做起了“朋友”。

去年单位赴某地执行红蓝对抗演训任务，在莽莽密林中，帐篷和演训区域常常有蛇出没。最初，官兵警惕性非常高，看到后就捕蛇器具将其驱赶，却被当地村民看到后予以制止。村民们认为，蛇是有灵性的动物，一般不会主动伤人，绝不能粗鲁地对待它。为了尊重当地习俗，我们再次置蛇的时候就“温柔”多了。

一天，警卫伪装连战士贺建硕在野战岗亭站岗，两条白眉蝮蛇也“大摇大摆”地爬到岗亭顶端晒起了太阳，还惬意地将尾巴垂到岗亭下。贺建硕叫来战友一起将这俩不速之客“劝退”，但没过多久它们又爬回原处。连长冉振杰告诉大家：“如果蛇在岗亭晒太阳就换成流动哨，离它们远点，其实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客随主便。”后来，那岗亭竟成了两条蛇的“专属阳台”。

由于当地温差大，夜晚常有蛇钻进帐篷里“蹭暖”。一天，通信二连战士魏勇早晨醒来，感觉被子比平时重了一些，睁眼一看，一条近一米长的白条锦蛇正趴在被子上，吓得他立刻将被子掀到了地上。白条锦蛇则不慌不忙地溜回草丛。那段时间，几片宿营区均发生过蛇钻进帐篷“蹭暖”的事，它们或蜷缩在帐篷一角，或爬到帐篷棚顶，还有的喜欢钻进我们的作战靴、迷彩鞋。

下周文武的一次遭遇就让他对穿鞋有了“心理阴影”。早晨起床后，他刚把脚塞进作战靴，就感觉软绵绵、凉飕飕的，他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赶紧将鞋子扔到一边，只见一条竹叶青幼蛇悠悠地从鞋子里爬了出来。

相比北方地区蛇的温和友好，南方地区的蛇则更多一些警惕和敌意。它们不仅数量众多，且以毒蛇居多，但随着处置经验的积累，我们的防蛇技能也逐渐炉火纯青。

今年五月，我们奔赴深山开展合成演练，一次夜间部署地域转换结束后，通信营上士付文立疲惫地在猛士车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感到脖子上有凉凉

驻训「蛇事」

■任方正 黄武星

的东西在爬，有过多遇蛇经历的他立刻警觉起来，靠感觉判断蛇的位置后，一把稳稳抓住并麻利地把蛇甩到地上。随后，他打开手电筒，迅速从车后备箱拿出捕蛇夹将其抓进编织袋中。第二天天亮后，把这俩蛇放回密林。

隐藏在密林中的发射场坪是蛇出没几率最高的地方。每次火力突击演训前，警戒号手都会在启封阵地的時候用棍子敲打阵地周边将蛇驱赶。但演训时仍会有蛇前来“观战”，我们也渐渐习惯。而这些不请自来的“军事迷”似乎也遵守规则，演训过程中，它们只远远，不近处。

驻训期间，蛇几乎“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在简易野战厕所方便时，经常能发现蛇吐着信子悠闲地经过；宿营区转场拆卸帐篷，也常能在地布下、棚顶上发现蛇的身影。我们从最初视蛇为不速来客，引发一阵惊慌，到现在已处变不惊、平静对待。多年的驻训经历让我们发现，遇到蛇后只要人不主动攻击，它们通常不会主动伤人。

如今在驻训演训中，部队驱车行进沿途，若发现路面上有蛇经过，我们都会停车让行，避免轧伤它们。转换部署地域、例行巡山巡线，也会先用棍子轻轻敲打探路，以示“借地造访”。马上，我们将开拔赴某密林执行任务，又要与蛇互为“友邻”了，不知这次又会发生怎样的新鲜故事？

俱乐部里的“传家宝”

新训骨干集训已经开始了。老兵们规范整理了连队的俱乐部，为迎接新兵的到来做准备。

听说我要在俱乐部里面“寻宝”，三营机枪连中士颜江智问我：“我们连的那堆乒乓球拍算不算宝？”那些球拍大多都比较旧了，有的已经开裂，有的只剩光溜的木板——它们都是历届老兵用过的。

一听颜江智的话，上士刘立笑了：“那些旧球拍能算得上宝啊！要我说，咱们俱乐部里能称得上宝的，就只有一句话——‘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最好’！”

“这句话为啥是宝？”我带着疑问去问知情人——保卫股长谢恩恩。谢股长笑了：“这句话可有故事。它是5年前我们老营长廖峰说的。”

那时候，谢股长还是谢指导员，部队正在野外驻训，恰逢周末搞文体活动。

野外条件比较简陋，供官兵娱乐的方式并不多。可绝境往往激发创造力，无助也能催生浪漫。机枪连官兵充分利用起一块水泥地，用粉笔在上画了一张“乒乓球桌”，边上围了一圈人，“桌”前猫了两个握着球拍的兵，你来我往中伴着球弹起的清脆声，竟也赢得周围战友一片喝彩。

“画地为桌”的形式一亮相，就被廖营长看到了，他喜在心里。因为最近正好有一项参加乒乓球比赛的任务。



沙场“保龄球”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戈壁驻训实际，训练间隙组织兵味十足的趣味游戏。瞧，官兵们发挥想象力，一场别出心裁的战地“保龄球”赛开赛了。
刘自华摄影报道

兵漫

马里维和漫记(之二)

■王有智 张铁梁



7月，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队首次定期向300公里以外的梅纳卡地区派出常驻空运后送小组，担负空运后送医疗保障任务。



在这里，油料和水一样重要，油料是保障发电机发电用的。每天，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的工作人员都会将油料送到营区，并记录油料使用情况。

军营小幽默

还没找到

周末，连队一新兵外出去超市购物。因是第一次外出，走到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便向路边的一位大爷询问，大爷亲切地给他指了指路。

第二天，这名新兵有点事情又去超市。刚走到岔路口，正巧又碰上昨天的大爷，没等新兵开口，大爷大惊道：“小伙子，你还没找到呢？”

如此外出

周末外出，连长对全连士兵说：“凡外出的战士都要着装整齐，我要亲自检查。”

新兵小杨收拾妥当后准备外出，连长抬头看了看他说：“你的头发太长了，理发完再来看我。”

小杨来到理发室一看，里面挤满了人，轮到他要等很长时间。他灵机一动，马上回到班里把皮鞋擦得又亮又亮，不一会儿又去见连长。

小杨把头发高高地束起来：“报告，连长，您看，这回我的皮鞋擦亮了吗？”连长看了看回答：“嗯，比刚才亮多了，现在可以外出了。”
(杨锐锋整理)

乐天派

“马俊峰，你的专利申请已经填好上报啦！”放下机关打来的电话，马俊峰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是他第一次申请发明专利。

马俊峰，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修理连四级军士长。提起他，战友们无不佩服。“他可是我们连的发明家，牛得很！”四级军士长王军介绍说，“入伍15年，就没见老马闲过——野战脸盆架、登车梯、伪装网支撑架，还有营区门口的防撞撞栏等，大大小小的发明都有他的参与。”

这次，马俊峰申请的发明专利是“多功能实弹射击靶台”。据老马介绍，别看这个多功能射击靶台体积不大，功能可不少。它不光能调整射击高度、计算射击弹数、回收弹壳、夜间照明，还能实现枪支偏离报警，是一个便携式实弹射击平台。

在发明新靶台之前，老马可有一段“伤心”的经历。一次实弹射击考核中，由于下雨，老靶台湿滑不稳，加之考核是卧姿点射而非精度射击，导致许多战友在射击时都没调整好射击高度，连队及格率从95%下降到60%。老

马也发挥很差，十发弹只中了两发。回去的路上，老马思绪万千：“老靶台简陋落后，不光影响射击精度，还存在安全隐患。我为什么不发明个新靶台呢？”

马俊峰是连里出了名的修理“大拿”，钳、焊、铆、接等各项维修工作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但新型射击靶台这种“高科技”发明可不是只有“手上功夫”就行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光电知识。

射击靶台的外壳框架只需车、钳、焊的工艺就够了，这是老马的强项，但射弹计数问题则需要光电感应探头实时探测，才能在小屏幕上精准显示。应该选用多大规格型号的探头？怎么让它实现自动计数？一个个问号困扰着老马。

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他开始了艰难探索：翻书查资料、请教院校的教授。空闲时间，他跑遍了驻地附近所有的电子市场，还趁休假到工厂做短期学徒。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数据算了一组又一组，在车间埋头干了两个多月，甚至吃饭睡觉想的都是探头的型号、电路的原理……

可幸运女神似乎总不眷顾他。在把原理弄清楚之后，老马便开始了现场试验，但目前市场上的所有探头都

无法捕捉射弹速度，有的甚至因瞬间电流过大被烧毁。看到被烧毁的电子器件冒出缕缕白烟，想到近一年的努力化为泡影，老马倍感失落，心里的梦想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这些年，在工作上遇到难题，老马从没想过。仅仅消沉了几天，不服输的他又重新开始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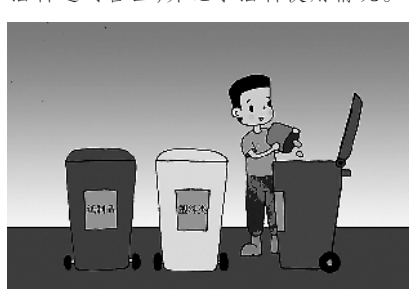
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马俊峰开玩笑地说：“在这件事上，我真不清楚自己到底感受过多少次‘母爱’。”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一年半，这台富有科技含量的射击靶台终于诞生了！

从原来的简陋落后到现在可以自动调节射击高度，新靶台不仅能够适应多种地形和天气，其光电感应探头还能准确计数，防止实弹遗漏，新增的枪支偏离报警也极大地减少了安全隐患。在近期一次考核中，老马所在连队使用新靶台进行实弹射击，战友们的成绩显著提升。新靶台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的一致好评，旅里还要为老马的新靶台申请专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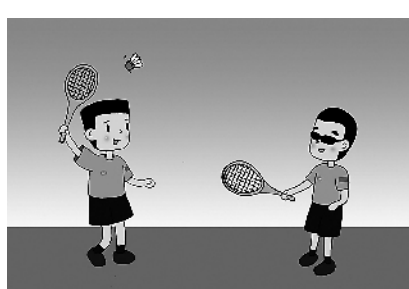
有人说老马手巧，也有人说老马是个天才。可老马觉得自己很普通，就是扎根岗位，履职尽责。这不，车间的灯又亮了，老马的下一个发明是不是又快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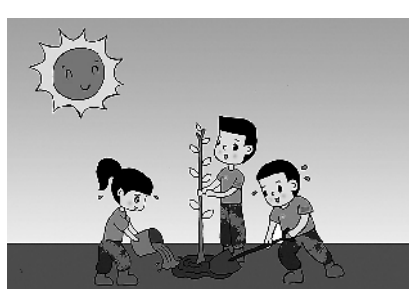
做惯了中餐的炊事班“大厨”们为了给队员们换换口味，开始尝试做西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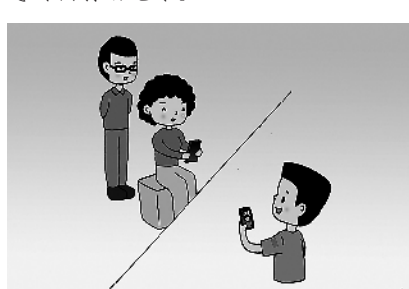
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要求各维和分队营区内的生活垃圾必须分类存放。



除了高温酷热、沙尘暴等恶劣天气，遇到没风的日子，队员们会利用休息时间打羽毛球。



营区内的绿色植物非常少，队员们想尽办法植树、播种、浇水、施肥，努力让营区充满绿色生机。



马里任务区的通讯信号较差，有时几天没信号。每当有信号时，大家便抓紧时间与家人联系，报个平安。



外军也会经常来到中国二级医院参观访问，这种彼此之间的往来互动，增进了了解与友谊。